



題金陵瑣事後

金陵雖我

高皇洪武區蓋爰自六代偷安習爲藻繪
文人俊士競尚綺語清譚流風匪一日
已顧其間雋妙可喜處往往不在鉅鴻
而在猥瑣余自束髮來游迄今凡五至
歷觀風景不殊山河靡異第彼人情物
態細覩其愈繁愈屑遞巧遞新以所目



習爲藻繪

擊而泝往公來金陵諸事不百世可槩
覩耶茲至友人周吉甫以所輯瑣事相
示余與吉甫嘗同游楊道南先生門輯
中事曩侍師席業聞什三繼與吉甫晤
言又得什七乃今手披誦憶恍如房次
律覩松下書也抑且忻忻若當年同吉
甫負墻而承馨歎于先師矣余枯槁謬
悠祇合談聞此等事而性復骯髒弗諧

于人晚節善忘所覽無故閉門兀坐呼
酒自斟時探是編則縮金陵于座側揖
吉甫于筵端不亦遠賢於蘇和仲偶田
院乞兒而強之說鬼與妄言哉吉甫謂
余宜有述以識夙交故率爾漫題如此
萬曆辛亥孟夏之朔光黃伯寓耿汝愚
書于雞籠山下邸舍

二續金陵瑣事目錄

上卷

三局

中山王神道碑

小村店

任福

豫章

兩中鄉試

夢遊華山

詩句可畫

賞牡丹限韻

犬變道士

舟婦產龍

文貞試卷

二李一律

許州骰子

石屏

女夢黑龍

關廟

義僕

錢海山

武弁襲替

七尺響欄

石刻竹枝

邀笛步

徐子仁誌

石上觀音

聖教序石

陰司三戒

年月日時

吳小仙

能品

治疫腫方

毬賦

未央宮瓦

大妻悍妬

雍口齒

碧雲仙使

建生祠啓

南淮翁

火甲條編

詩學雜言

咏曉

林香斷續

蠅聚一羶

中峰語錄

蜂巢

白馬傳粉

倒念經

龕山

釘牛將軍

魚羹

高士傳

莫愁湖

脣生肉鬚

八尺蟲

解如字

毛玄玄

修塔疏

龍鱗香

射蛇

月移

茶坊

檢驗廳

學田

建文當祀

畫社

畫社題咏

芭蕉

六歲善對

科中雅謔

夏曹紀事

定柴米價

水瘡

造橋

定時爐

刃

識馬

而太極

幸勿改節

二書

不用舖戶

六筆人

溷魚引

舉放肆

劉公實行

教成進士

皂隸落牙

火龍

犬戴帽

紅沙馬

內城門名

外城門名

十六樓基

訢慕編

十八則

筆重

孝義

瞻量由福

避暑

改兩京賦

衣服字

逸句

二鬼

夢撫琴

急取

陰狀

淹貫

天下清規

鬼雪棺窀

何元朗叢說

四十則

許有成

門生戴孝

敬姚太守

敬姚太守

二續金陵瑣事

上

漫士周暉吉甫著

古歙方時俊求仲校

江浦滕維正一之校

三局

洪武中肇置三局一曰律局以定律令凡舊官之練于憲章者居之二曰禮局以究禮儀凡宿儒之通于古制者居之三曰誥

局凡俊才之優于文詞者居之

石門集

中山王神道碑跋

洪武十九年 御製中山武寧王神道碑
文後有跋云臣惟古功臣之薨壙有誌墓
道有碑禮也然自唐以來皆命詞臣爲之
惟我 聖主芟夷羣雄混一區宇雖股肱
爪牙非止一人而中山武寧王實元勳之
首南收吳越北定中原東平齊魯西入關

陝大抵皆王之功今其薨也 聖上以王

豐功偉績始終本末非詞臣所能周知故

親筆之刻置墓道自古人君禮報功臣

未有若斯之盛者也臣等不敏幸得同侍

經筵欽覩 御製不勝感激流涕謹拜

手稽首書於碑文之左 文淵閣大學士

奉議大夫臣朱善 承務郎左春坊左贊

善臣劉三吾 承務郎左春坊左司直郎

臣汪仲魯 翰林院待 詔臣沈士榮孫
大雅謹書此成化二十二年丙午冬其五
世孫徐鉞所刻以傳者

小村店

劉三吾侍 太祖微行入村店小飲肴核
俱無 上出聯云小村店三杯五酌無有
東西店主對曰大明國一統萬方不分南
北次日早朝召至欲官之店主辭不受

任福

上元人皆登樓買酒挾妓喧譁樓有內外
兩廳 太祖出游亦買酒在樓外寥寥獨
酌任福登樓跪伏 上搖手令勿言旣問
爲誰福曰某國子監生四川重慶府巴縣
人 上出聯云千里爲重重水重山重慶
府福云一人爲大大邦大國大明君 上
悅次日除浙江布政使

豫章

豫章士人兄弟 入太學夜夢人語曰七
竅比于心如是者數次翌日言夢兄弟不
殊時五日競渡諸生出觀惟二生讀書不
出 太祖微行至號舍見諸舍一空而二
生讀書不輟甚喜指案上藕命之對曰一
彎西子臂二生齊應之曰七竅比于心
上大喜曰必忠貞士也命銓部並授御史

兩中鄉試

江陰梅國光嘉靖辛酉科已中式填名于
榜有江寧縣門子旁觀喜而一笑監試官
聞而鞠之遂以他卷易其名蓋國光父梅
中立乃江寧主簿在場爲供給官門子急
欲走聞不覺喜而笑也國光上主司詩曰
蚤歲虛名冠士流五千聲望一時收自期
已是龍門客豈料還看江國秋泣玉何年

方定價遺珠在海定誰收無緣識得荊州
面空羨榮封萬戶侯至隆慶庚午復中式
雖隔兩科而名數不差亦甚奇也

夢遊華山

盛仲交夢遊華山夢中得句云幽谿渡麋
鹿壁上藤蘿懸真是奇句

詩句可畫

胡宗仁善畫其詩句頗有可入畫者如老
樹穿雲出重樓夾水開石空中作屋巖斷
上通橋徑側倒懸樹巖穿中度人人從淺
水渡路向斷山通岸楓紅隱寺湖水碧連
山此數句皆是畫本

賞牡丹限韻

太守吳公瑄字元玉別號青龍山人招客
賞牡丹以無都扶圖呼爲韻吳江山人史
鑑號西村詩先成詩云洛陽花事久應無

賞勝今逢在舊都春色祗緣人自惜衰顏
還藉酒相扶時無永叔誰重譜座有徐熙
合寫圖夜靜更持紅燭看滿庭如晝鳥驚
呼

犬變道士騰空

姚宣寅齋聞見云無錫儒士朱公純來金
陵托姚覓一館薦于妻宗徐養素家月明
客中岑寂倚樓閒眺見一白犬向月而拜

至月午抖擻化爲一道士騰空而去公純
見之驚懼不敢寢坐以待旦鐘鳴從西南
回至舊地又拜却復本形而去次日公純
告養素卽呼羣犬咸至惟不見此犬尋之
乃寐於靜處養素殺之而絕

舟婦產龍

上元許景榮貿易往來于山東因娶曹州
惠氏爲妻覓舟載惠氏南來便往蘇州發

賣山東貨物先是舟婦懷孕乳下忽生兩乳一產兩龍舟人不敢加害饑來食乳飽卽熟睡竹籬中舟到蘇州一道人上舟乞化云貧道有兩小徒寄在尊舟口誦呪不已二龍卽隨之去其去如飛惠氏每自誇云世人見龍不過彷彿于雲端我見舟婦二龍蓋全體持玩也此事乃同社許吳儒所談惠氏卽曾祖母也

文貞試卷

焦澹園先生收得楊文貞公士奇三場試卷潘雪松與文貞公會孫名寅秋者言之寅秋卽同潘拜澹園先生求見愛玩再四澹園先生曰此君家物也合歸于君因舉以贈之

二李一律

楊升菴先生云南京一士人謂李空同翻

杜詩李日華翻西廂壞了好詩好曲二李
一律

許州骰子

英玉顧公刺許口掘地得石骰子併研甚
夥色白揚青載強半歸里作土儀饋人相
傳爲曹瞞墓中物不知何據公清介絕塵
先後離任冰橐蕭然是時行李獨重人或
訝之已知盡石研骰子也羣疑始釋

石屏

范庵李公送大理太守詩有云相思莫遣
石屏贈留刻南中德政碑此非迂談也乃
有德者之言盖大理片石不遠數千里之
遙取以贈朝紳其勞民傷財爲何如也可
不一加念乎

女夢黑龍

隆慶元年丁卯科沈懋學入京鄉試孫翁

女夢一黑龍當門據井詰朝而沈至儼居
孫以他辭女從後牽翁裾曰夜來兒得竒
夢此郎君貴不可言沈是歲魁南都丁丑
奉大對魁天下

關廟

國初英靈坊十廟將成太祖夢一人頰
面赤衣手握巨刀謁 陛前曰臣漢壽亭
侯關羽也 陛下立廟胡獨遺臣 上曰

卿於國無功是故不及神曰 陛下鄱陽
之戰臣舉陰兵十萬爲助安得無功 上
乃領之神叩首去明日命工部別立一廟
于旁限三日成廟

義僕傳

張公愬惕庵大中丞蔭子也官順德府別
駕以勤廉爲當路所簡用偶馬蹶而墜亟
扶歸已不能言矣相隨止一僕名蔣凡者

泣告太守公曰吾主飲順德一口水耳積
貸未償今若此寥落行囊請封識以戒途
庶知吾主之爲清白吏也語畢引刀自刳
其股和藥以進籲天願代主死少間別駕
公亦稍蘇矣太守親見其事稱贊之不置
乃作一義僕傳刻行于順德

錢海山現報

髯仙徐霖與南道御史錢海山交好甚密
錢應酬詩文皆髯仙代筆髯仙死海山來
弔謂其二子曰我與令先君爲莫逆未曾
一入其書室亦缺事也二子欣然請入其
室凡髯仙一生筆硯所得與武宗所賜
之物價可二千餘金海山見之心動俟殯
後呼其長子曰家事雖分儻不均可具一
狀來與汝處某物某物可送來又呼其次
子亦如喻長子者及二子具狀皆批上元

縣二子只得哀求息訟又送某物某物方得免焉二子恨之入骨亦無可奈何也海山罷官歸甲第莊所大小四十餘處課租田畝三萬有餘財貨山積家口千計以至園林亭榭之美歌童舞女之娛畫船廐馬之盛莫可殫述數日悉爲鄉里羣起而搶折一空數僕二女度死獄中緣海山有豪奴五十餘人爲強盜坐收贓物盜犯遂不可收拾也其現報有如此

武弁襲替疏

南京兵部署部事南京工部尚書

臣丁賓

等謹題爲留都武弁窮極堪憐乞

賜議處以彰國恩以恤祖功事武選清吏司案呈照得每年春秋二季遇有各衛指揮千百戶老年病故其弟男子姪具告襲替通狀到部送司行衛拘集告舍親管

保官鄰族人等研審明白又行該府查勘果無違礙本司仍詣小教場比試各舍弓馬得中者取具官吏人等保結前來備由奏呈本部具奏又將原來情節分別類另咨文連人起送兵部查對先年貼黃功次來歷相同類送中軍都督府候 欽差內官同五府錦衣衛給事中等官比試開列等第送回兵部方行具本連人引奏

欽准選授祖職給憑咨回南部通行各官到任支俸此從來舊例近有南京和陽衛舍人褚維藩父故業已三年因貧不能赴襲每起送屆期卽稱往返多費揭借無由屢告案候催至今春始得起送又查有興武衛舍人劉汝存龍江右衛舍人張國相江淮衛舍人李文元金吾左衛舍人戴志德等俱在京貧苦身故府軍左衛舍人周

時縉 孝陵衛舍人劉世文飛熊衛舍人
湯執中興武衛舍人王存仁等俱選回在
途貧苦身故爲照南京各衛軍官俸薄差
繁日損月瘠食無半飽身無完衣每值赴
北襲替盤費無措或指俸米而揭借或向
親友而哀求或賣房屋以充費或鬻兒女
以營資萬苦千辛痛心酸鼻至于在北聽
選守候動經數月多因資斧罄乏饑寒莫

救而隕命異鄉者歲歲有之亦或分文難
辦稱貸無門耳棄祖廕終世不得襲者衛
衛有之此輩始祖皆 高帝與 文皇帝
開國靖難之功臣也以汗血之勲勞無罪
而一朝絕之深可憫也且使 留都武臣
漸就凋零而衛所空虛亦可虞也本司職
專選法若不急爲區處恐失 祖宗酬功
至意再照南都各衛軍官俱從 國初陞

授官職世系貼黃版載南都較與在外省直衛所及都司所屬者不同且本部每春秋二季保勘其稽查功次至詳且慎若照北部事例會同各衛門官比試具由類奏卽移咨北部候 命下准襲不惟可蘇武弁之困窮而且可全功臣之世爵此亦聖朝之至仁厚澤也查得 國初南京總小旗補替至北京併鎗正統二年兵部左

侍郎鄭埜題 請改于南兵部會官監併南京各文職官往時考滿俱赴北京萬曆四十一年吏部尚書趙煥題 請改于南吏部類咨考滿夫旗役之勞費可恤何獨疲乎軍官文臣之間關當念何難曲體乎武弁合無題 請下兵部覆議以後南京襲替舍人具告通狀到部聽本司研審明白仍復查勘考與貼黃功次來歷相同果

無違礙照依北部事例會同守備及五府
錦衣衛給事中等官比試備將對比過緣
由及應否承襲情節照例具 奏仍將取
具衛所官吏人等保結各舍供圖及各祖
父原領號紙移咨兵部查選候 命下之
日該部移咨給憑前來遵照選過員數行
令各舍授職望 闕謝恩免其赴京其中
若有應查應駁者聽兵部照例查駁著爲

定例其在外省直衛所務照舊例赴京聽
選不得援南都爲請庶京衛貧弁得以稍
蘇而 國家恩典愈以彰著其于邦政亦
有裨益矣等因具揭稟堂奉批准具 題
奉此案呈到部該 臣等看得南京各衛所
官年來貧苦極矣每襲替北上必須稱貸
而行卽約扣俸抵償故有到任數年不得
食糧者有無親戚可借終身不得襲替者

以至勉強出門飢寒相迫死于京師死于
道路者且比比也赴闕受恩自是成例
但此輩入選無資日就消耗二祖有靈
亦必憫舊功而加惠者法窮則變此其時
矣夫京衛皆洪永世臣且貼黃在南原不
同于外衛况南北事同一體既經臣部詳
審勘結仍照例會同多官比試類奏卽
移咨兵部候命准襲似亦恩不妨法者

該司所引補併考滿二例委果事體相類
伏乞勅下兵部覆議施行則五十一衛
之窮官共載百千萬年之厚澤所以上廣
聖祖酬功之仁下激武臣效忠之義者匪
淺鮮矣緣係留都武弁窮極堪憐乞
賜議處以彰國恩以恤祖功事理未敢
擅便爲此具本專差千戶張本固齋捧謹
題請旨萬曆四十三年正月十八日

南京兵部署部事南京工部尚書臣丁賓

武選清吏司郎中臣王宇 主事臣都

任

南京兵科署科事南京戶科給事中臣黃

建中謹 奏爲留都窮弁當憫襲職事例

可援伏乞 聖慈速賜酌議以恤世爵以

廣 皇仁事竊惟法窮則通其變所以宜

人也人窮則恤其私所以善法也臣攝篆

兵垣接南京署兵部事工部尚書丁賓揭

帖爲 留都武弁襲職之苦題 請改南

其述各弁艱難困苦之狀可謂曲盡矣臣

得與聞邦政敢無說而處於此竊照南京

各衛指揮千百戶等官亦綦衆矣其間力

能自完者不能十之一二而其室如懸磬

者且至十之八九簪纓之胄慨百世之堪

憐世祿之家苦餬口之不給貧之爲患所

從來矣猶幸其有官可襲則有祿可贍而無柰赴京往來之費爲之一大扼也人情以稱貸爲苦而彼以無可貸爲苦競進者麾之不去而彼且招之不來以故資身無策則箕裘之業委泥塗而不顧是有官而無官也子錢可質則升斗之入償夙負而不足是有祿而無祿也甚至卽次未安在京爲溝中之瘠懷資未裕在路爲道旁之

殪此則身之不保官於何有人之云亡債於何償論至此亦足悲哉夫 舊制襲職所以必赴 京師者豈徒謂連人引奏而後可授之官哉 金門玉陛之前安取齷齪藍縷之輩毋亦虞其冒也查貼黃而核其功次耳虞其疎也合各衙門而較其技藝耳今各弁貼黃之在南部者犁然具也獨不可查核歟各衙門之在南中者非乏

員也獨不可比試歟况南北事既同乎一體迹豈疑於分權而覆核猶聽之北也駁查猶聽之北也此亦變之所當通而法之所無礙也如謂 令甲遵行已久更張爲難則貧弁之控 籲無門衛所之蕭條日甚拘之而使襲者如求亡子棄之而不襲者如避陷阱其於事體不旣舛乎在先傷微報功之典以世及爲榮在今日爲襲職

之艱以世官爲累其於 恩典不旣虛乎介冑捍衛之雄時就零落 國家根本之地日見空虛其於武備不旣弛乎此部臣所以蒿目焦思爲之乞 恩而亟有請也據所引總小旗補併及文職考滿二例旣稱相類自當 允行不待 臣詞之畢矣尚謂成法不可盡更人情當爲量體亦可有得而言者查南京旗役補併之例先年

題改南部以其級微而身貧也若官至指揮或難與之並論至千百戶與總小旗相去無幾貧窶不殊旗役之併鎗旣可改於南而千百戶之替職亦可免於北此例之可比者也再查南京文官考滿近例在五品以上者仍舊赴京聽考謂其官漸崇也在五品以下者止由南部類咨謂其官漸卑也今照各衛指揮似應與文官五品以

上者埒或令照舊起送千百戶似應與文官五品以下者埒許其就南襲替此又例之脗合者乎故念其間關之苦而通行議免者是皇上浩蕩之仁也第其秩官之等而分別議處者又廟堂斟酌之權也總之使人不窮於法而法亦不至窮於人耳伏祈勅下兵部酌議施行庶祖功可恤不至興負薪之歎而重地無虞亦可

鞏磐石之固矣

臣不勝祈懇待命之至

南京河南道監察御史

臣郭一鶚謹奏

爲 留都武弁因極襲職事體宜酌懇乞

聖慈霽發速賜議處以恤貧苦以廣 國

恩事 臣聞天下事旣窮則必變旣變則自

通匪惟宇宙間之易理亦宇宙間之善治

也 臣待罪留臺頃從科臣後巡視各門禁

目擊武弁體無完衣臉有菜色纍纍然不

殊載塗之餓孳進而詢之咸泣訴襲職一

事最苦旣苦道途之往費無出尤苦 京

師守候之日久一切資斧措辦盡將祖父

以來幾畝之磽地幾間之破房多方求質

於子母錢家而後得世襲一官承選以來

舉應得之俸錢連數年寫去抵償子母錢

而又不足也惟有賣妻鬻子倚門傍市希

一飽而不得冀一煖而不能 臣聞其語頗

爲酸鼻

臣

方欲具疏上

聞願我

皇上速下部議將南都替襲武弁或從其便改于南武選春秋兩季按冊而稽覈之精查而准襲之然後齊咨北部上奏已而聞南兵部先具疏請益激憫弁之心敢效鳴苦之共詞且各弁苦狀詳具兵部疏中無容臣贅言第誠微主恩盡徹隱苦下部速議止將南都諸衛所從長改

選于南部則便于南都之貧弁者其說有四先此聞南部春秋起送時頻拘諸貧弁應襲者入北比試如挈訪然爲稱貸不得非乞哀以求脫卽遠遁而思免甚者寧甘爲輿阜寧甘爲菜傭不甘在戎伍之列其情可知如得就南襲職則省塗費而免稱貸其便于人情者一也南中比試弓馬等官非盡乏人也查對貼黃功次非盡乏冊

也稽覈詳慎移咨知聞兵部非盡乏專秩之官也如得就南襲職北之體統以知會而仍崇南之武選以得選而明職其便于南北之事體者二也武爵從來甚冗

國初酬功報勞姑以之廣恩意而慰羣情至今拘襲者如拘囚苦選者如苦逋恐天下流離瑣尾之狀無若南中諸弁之甚如得就南襲職卽各弁祖傳之微官不虛各

衛實授之差使不乏其便于彰國恩而

實衛伍者三也國初南京總小旗初亦

至北京併鎗迨正統二年經兵部左侍郎鄭埜題奏遂改南兵部比試均得食糧

今之千夫長百夫長官去總旗輩不遠胡爲不恤其私必嚴拘力促以就半職之微爵而歸來俸糧盡屬子錢之豪室爲弁者若無與焉是以武爵爲桎梏以道路奔走

爲嘹哨念之可惻如得就南襲職令等于
總旗併鎗之例其便于均恩惠而省煩苦
者四也夫既有此四便又值窮焉思變之
時變焉可通之會臣不暇遠引卽如南京
各文職考滿從來入北聽考至萬曆四十
一年冢臣趙煥奏改于南部完事今南
都大小文職翕然便之又如都察院屯田
馬政一大差從來三年交代至萬曆四十

二年同官臣陳玉輝奏改爲一年業已
奉旨允行本衙門御史亦翕然便之凡
茲鉅典期于下協輿情上廣德意不妨
通變况類奏准襲之事體仍歸之北部
第保勘比試各項以南部顯司竣事省諸
弁苦告貸之無門苦奔馳之有路因得保
衛弁之無缺不貽差使之無人一變通而
諸苦盡釋羣情胥暢間有應駁應查者仍

聽兵部照例行之著爲定例若在外省直
衛所照舊赴京聽選自不得援南例以爲
請且兩都並建政體均崇何妨通融無礙
職掌外省原不得而比擬之伏乞 聖明
俯采南兵部近日之疏兼采臣一得之愚
勅下該部酌議可通速賜允行庶京衛貧
弁得以蘇息游魂而本根重地亦得以拱
衛神氣矣 臣無任懇切俟 命之至

兵部爲留都武弁窮極堪憐乞 賜議處
以彰 國恩以恤祖功事該本部題武選
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南京兵
部署部事南京工部尚書丁賓等題前事
等因又該南京兵科署科事南京戶科給
事中黃建中奏爲 留都窮弁當憫襲職
事例可援伏乞 聖慈速賜酌議以恤世
爵以廣 皇仁事俱奉 聖旨兵部知道

欽此又該南京河南道監察御史郭一鶚
揭爲 留都武弁困極襲職事體宜酌懇
乞 聖慈霽發速賜議處以恤苦弁以廣
國恩事等因各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看得
南京兵部署部事南京工部尚書丁賓等
題稱 留都武弁窮極堪憐等事要將南
京衛所指揮千百戶等官襲替聽南京兵
部查勘明白會官比試具 奏咨部類選

比照總旗併鎗文官考滿事例通免赴京
又恐本部執泥成法酌議除指揮而獨免
千百戶等官南京河南道御史郭一鶚揭
稱 留都武弁困極等事謂南京衛官襲
替責成南部類咨比例通免赴京其便有
四各一節爲照衛所指揮千百戶等官襲
替在各省直者本舍親賚該都司該衛保
結投部在南京者向由南京兵部查看明

白類咨連保結送部待人到齊送五府會
同內臣錦衣兵科等官比試具 奏本部
通引大選此舊例也但衛官多貧衣糧匱
乏或有資斧難措遲延過限而廢職者或
有饑寒奔走在京在途而畢命者誠可憐
憫今南京兵部與科道連疏乞將南京五
十一衛所官襲替責成南部查勘明白送
南京五府會官比試具 奏仍咨部類選

比照總旗併鎗文職考滿事例免其赴京
蓋軫念 留都根本之重地保全 祖宗
創業之功裔疏中描寫艱難困苦之狀令
人鼻酸腸碎何忍泥成法而困窮弁况南
京衛所皆洪永不減之功視各處續添虛
冒新功者不同南部有黃選可查從來憑
其咨送兼有五府內外守備錦衣衛科臣
可以比試與各處漫無統屬者不同及查

總旗先年赴京併鎗後議改南文職從來
赴京考滿近亦議改南人人稱便揆之事
例委果相同既經南京兵部與科道題
奏具揭前來相應依擬覆請合候命
下行文知會以後南京五十一衛所指揮
千百戶襲替及該優給優養者俱免赴京
聽南京兵部備細查勘明白送南京五府
會同內外守備及錦衣兵科比試具奏

該部將各舍保結號紙咨部覆覈類選發
給文憑填寫號紙行令到任中間如有例
應駁查者照舊駁查改正各省直無黃選
可查無府科等衙門可比試者不得援引
爲例等因萬曆四十三年三月十九日本
部署部事吏部左侍郎李誌等具題二十
三日奉旨依議行

武選王公刻意做官疏請武弁就南襲

替可謂莫大之恩及考選軍政所進退
五千餘官極明極公請託之書俱帖出
絕無所徇衛官感之欲建生祠雖禁不
許口碑已載道矣

七尺響欄

武定橋有七尺響欄其聲清越兩遭回祿
遂擊之無聲矣蓋橋上容人起租搭蓬火
一焚蓬則損石欄

石刻竹枝

東坡公石刻一竹枝在舊院教坊司馬家
惜是祈陽石不甚堅固

邀笛步

石刻邀笛步三大字在貢院前左首民家
河房下

徐子仁誌石

九峰徐子仁誌石一片顧東橋文王子新

書篆蓋者太史邢雉山乃其門人也落在
深坊人家沈生予以三百制錢買去不知
緣何不入墓中

石上觀音像

通濟門外橋石上生成一觀音大士像數
年前武選郎中蒼麓馬公名燁如易以片
石令一小庵中供其像

聖教序殘石

高座寺有石刻聖教序被僧匿起一片石
遂不全矣石十三塊在禪堂中好事者若
能補完不過費數百文也

陰司三戒

高志學秀才人以高鬼呼之陰司常令勾
人曾云陰司所戒者三事房上晒鞋一也
背剪手行二也安阜不可令四脚朝天三
也

年月日時相同

顧鶴汀王小田所生年月日時相同顧官
生王太學顧經歷王主簿顧有子有產業
先死二十年王無子無產業後死二十年
死且無棺周隣麓李桂亭所生年月日時
相同周天文生李太學生二人事事相類
一年同死李在春周在冬耳大都同而不
同不同而同未易測也

余太史幼峰生一孫與呂閣老年庚相
同特後六十年耳未幾而死

又傳沈石田周命與

英宗相同

英宗天上日月也沈周草中螢火耳何其
懸絕乃如此

吳小仙二事

吳小仙寓報恩寺北廊偶閒步見碑亭傍

兩乞兒打繩覺有神會急回僧房縱筆揮
之圖成人卽爭買去

李墨湖市上得小仙仙弈圖歸家臨一幅
粘之壁覺身倦睡于床夢小仙怒呼其名
曰李著李著你旣臨我畫賣又壞我得意
筆乎驚醒畫半幅落水盆中尚未壞

能品

何元朗云我在南京收得吳小仙真筆數
軸確然能品當與戴文進杜稜居相伯仲
也

治疫腫方

姚允吉云今年瘟疫氣多腫頭面頸治用
金銀花二兩濃煎一盞飲之腫立消

毬賦

踢毬小技也擅此長者殊少人王南疇有
楊毬師小傳王雲池有毬賦一篇

續瑣事上
三十一
未央宮瓦

余於友人案頭見未央宮瓦宋人螺鈿斷紋盒盛之盒面有螺鈿數字云蕭何漢人瓦乃漢土人與土皆古字亦古雅

大妻悍妬

萬明府夢桂云鄰家有一妻置一妾而甚懼內無如之何夫曰我既不奈你何我去朝中進一本來看你如何抵當因出外月

餘買黃綾殼曆日一冊以黃布包裹置佛前香案上詭其妻曰我已進下本來了其妻頗有懼色伺其夫出門潛啓而觀之正月大二月大喜曰原來 皇帝也有一箇大小及看三月大四月小都無語及看至五月六月七月一連三箇皆大遂怒曰如何把熱天分在我床上此萬君之設言非真也

雍口齒婦

醫口齒雍君住陡門橋曾醫給諫張公齒痛立愈遂往來門下甚熟偶揚州鹽商來京求張公書與江巡按解人命事將入水西門齒痛不能忍轎夫曰雍口齒好藥到其藥肆搽藥痛止雍漫問何事來京商曰求張公書耳雍發一大笑商謂能識之乎雍點頭者再其婦喚夫入取茶曰此富商

也如問要銀幾何汝將算盤推一珠彼云一百汝謂一千彼云一千汝謂一萬雍依婦言講定三千兩約期取信婦屈指某日張公送 聖節表過門具飯請之我自有計至期果來婦尋一老嫗在內如怨如訴情至悲哀張問此何爲者雍曰妻母也有婿在揚州偶以秤梢誤傷人命將解按院江公處欲往一看故動情如此張曰江我

門生也卽在雍家寫書與之江按院見書具二百金禮遣人奉復張公呼雍曰事解矣汝在我門下無事看得可持此禮去婦謂雍曰無故得三千金又得厚禮南京不可居也遂遠去以滅其跡

碧雲仙使

萬曆庚戌春仲日朔時方過午壺隱子自太平門還兀坐齋中有客扣門啓戶視之

乃洞庭雅南葉君也迂而進之坐而語之曰先生胡爲乎來哉渠應之曰細君五七日前偶因事不順意意欲自斃遂吞布鍼十餘根予莞爾而笑曰先生有夢蘭之興夫人致吞鍼之苦曰公毋戲也有何方可治曰有以櫟炭末三錢用井水調服可下如未下可再服之曰愚意欲餌磁石未審何如曰叵叵宜取磁石一大塊置肛門外

或庶幾焉渠輒然曰有是哉有是哉適請箕仙命愚問公始出袖中判語示僕降筆云吾乃碧雲仙使祖師赴南清宮藥珠會七日不降有事說來始問曾吞鍼否曰果則果矣事則無事仙方不書凡方可治復問明書凡方良久乃書問壺隱子愚因避席而起鼓掌而笑曰弟子何幸而見知于仙翁壺隱劉浴德也

建生祠啓

車駕倪公憫快船之苦役行丁口之微意美法良三十六衛荷更生之澤有船政一書可考也衛中秀才二十餘人倡義建生祠于卞廟之右其啓云 伏以庚桑居畏壘尸祝在乎當時西伯建靈臺成功亟于不日况沐更生之澤可忘報德之思粵惟留都之民附戎籍者三十六衛自有快船

之設苦戶役者二百餘年侵削多端一差而百費集賠償重累十運而九家空弊蠹難除真無異于城之狐社之鼠憂虞孔棘是誠所謂猛于虎毒于蛇自非有視民如子之仁孰能行革故鼎新之政恭惟

倪公祖心存濟世才足匡時念審戶之賦役不均亟易條編之額慮領船之侵漁難免更爲丁口之征獨破羣疑要使利盡興

而弊盡革力持輿論致能上益國而下益民百艘蟬聯無勞軍衛千夫雲集不異子來貽萬年樂利之休祛累世瘡痍之害自今子姓永保其安全豈但室家得寧于幹止恩同造物難忘去後之思功在生民合享專祠之報顧垣墉甫建而塗茨未完雖堂構方興而落成有待向非借資於衆力猶恐廢事於半途爰構短函共圖盛舉

昔全椒減年而從役乃內史車載以倍輸
彼何人斯皆由德感豈我槃京之衆獨無
向義之心儻念後日子孫百世之安合捐
曩歲差役萬分之一居安思始何惜錙銖
積少成多共完輪奐匪直蒸嘗不替能酬
既往之勳亦且廟貌聿新可作將來之勸
爲此具啓統冀鑒紆

祠中碑一通太守姚鳳麓公文

南淮翁

南淮翁王繼文忠信不欺人也有洪姓者
貸其五百金三年始償方償而暴卒其弟
與子皆不知也托友求緩期南淮曰還我
久矣所交游稱貸甚多前後逋負不下萬
金度不能償者悉取券焚之嘗市絲武林
邑人聚觀之翁驚問故皆曰聞王君帝都
忠信人願識其面耳

火甲條編疏

南京都察院署院事右僉都御史

臣丁賓

等謹題爲地方總甲未經官僱積害多年懇乞比例條編徵錢募役以甦軍民重困以了衙門未完事

臣

于萬曆三十四年

間奉命蒞任操江兼署堂印隨據南京

五城居民李自新劉鳴曉張應登金之鍊

康恩焦蕃陳邦彥林浹等將前事呈稱地

方編派總甲火夫等役勢所不免但留

都地廣人多編派清查更難向來優免房

號雖以萬曆十四年海都御史題請簡

可照繁冊爲準其衙門差役雖以萬曆十

六年兵部都察院題請地方夫差冊爲

準總屬兵馬衙門人役在於民間私自科

派私僱總甲非當官僱募也乃行法旣久

諸弊叢生其私僱總甲本身旣已冒濫工

食且又通同吏胥夤緣爲姦諸凡賣富差
貧改移定限兼之飛差四出虛增卯酉又
或遇火盜人命等事乃私僱總甲仍報排
門正身總甲出官無論正身家道或貧與
富輒便一混牽累拘縻歲月破家亡身而
正身總甲受禍慘毒不可勝言矣先年居
民張文學等呈請舉徵錢僱募之法蒙海
都御史劄付巡視王御史等查議彼時下

情未能一一上達而海都御史止將五城
濫差夫役題請禁革其徵錢僱募事體
尚在中止後蒙都察院辛都御史奉
旨題覆內云南京王御史等比例徵銀僱
募似應依擬乃稱查審衆情一時尚未徧
協合候移咨南京都察院再行五城御史
虛心酌議如果召募可行人心共願則將
徵收優免及一切應行事宜議處停當具

題等因到院奈向來猶未行城覆查以致大小軍民受害日甚一日如在湯火之中仰望拯援莫如僱募伏乞早賜舉行恩德無量上呈等語臣等以爲事干通都未可輕舉至三十五六七等年除各縉紳屢次具揭請行僱募外其五城居民又屢次連名累牘訴告往往有泣下者且云僱募之事問之富人則富人願做問之貧人則貧

人願做通都大小軍民人等無不稱便何不舉行臣又謂外府州縣舉行條編尚有

田地山塘男丁女口冊籍可查若南京十

三門内外人家幾十餘萬臣等雖曾效法

先臣王守仁編派十家排門牌冊以爲防守地方之計其中間門面似無滲漏然而竟無各家貧富等第冊籍則官府何從憑據議編僱募乃有居民劉鳴曉李自新康

恩等稟稱身等向來私僱總甲原有出錢數目今既恐無憑據身等願將三十六年分一年之內各城各舖大小貧富人家各出錢數公同會衆各舖寫冊一本名爲五城舖冊送官以備查考夫公同寫冊既不取減少又誰肯寫多官府得此實有憑據庶幾可以行事蓋身等所慮不在出錢特以錢不經官收支難免飛差橫禍大小人

家日夕憂惶故欲將額定錢數納之官府以期杜絕諸累耳不幾日五城舖冊約千餘本居民劉鳴曉李自新等公同各本城大小貧富人家一齊送至臣處又各舖冊一本分頭呈送五城御史乃五城御史會陳易蔣貴傳宗臯王霖王萬祚公同到於臣處稱說通都百姓纔說舖冊遂翕然抄寫一齊送至公庭且求早賜行事則往歲

所云半願身當半願催募之說必爲從中
陰欲阻撓者所誤斷非出於小民之口矣
假令不與舉行召募非但先臣海瑞題覆
內云再行南京虛心酌議一節終屬未完
而大小百姓屢屢成羣泣訴度量事勢必
竟不肯停止所當亟爲俯從臣乃將各城
所遞舖冊分開日子每舖點出公正人役
并貧人富人共三四人先期約定某舖某

日到於都察院當臣之面稽查舖冊內人
戶有無房屋門面隱漏并相應優免人數
及細問三十七年分冊上所開出錢之數
虛實又將三等九則規條每舖較量時爲
增減停妥似此稽查甫畢隨將各城原遞
舖冊并臣面審情節一併書寫在冊劄付
各城御史令各到於會同館覆查前項有
無隱漏濫免併出錢不均併不合等則并

有不願出錢各情臣又先期徧出告示曉諭五城貧富百姓內云民間所遞舖冊本院雖以面審一番仍恐中間尚有未盡事宜復令五城御史在於會同館覆審你們大小百姓如有不願納錢者許到會同館當官告明本院卽爲俯從免派役錢乃五城御史覆查完日並無有隱漏濫免併出錢不均併不合等則并不願納錢者臣等

猶不敢自信乃復會同大小九卿六科在於會同館號集遠近人民千餘人惟時九卿及科臣親問納錢僱募之法便民與否乃合口稱便又將百姓中之最貧者直令上前問其納錢僱募便民與否亦合口稱便諸臣又各各細問爾等窮人原無身家之累何必要行僱募又回云身等雖無重大家私平素亦在排門之列未免輪當正

身總甲與富家一同受累且身等受累之日光身到官既已無錢使用而妻兒在家飯食缺少又無人照管其情更苦以故情願額定納錢用圖安靜等語臣又對五城御史云僱募之事從來未曾舉行且南都地廣人衆中間容有咨訪不到未可信爲停妥乃各御史又將會同館各所查各舖內有貧窮孤寡者各自躬親至於其家細

訪端的因而沿途徧問民情稍覺可憐者無不從寬派錢臣乃收取各御史審定各錢數舖冊復令書算手會集一處督令細算五城見該出錢總數隨即模倣前任題准簡可照繁冊併地方夫差冊細查五城今日合用總甲火夫併當更夫活撥上陵等項燈夫併各公用家火器皿各該錢總數較之前項所定舖錢尚有贏餘隨即

會同五城御史將前各舖所派各家錢數各行儘錢照減務使今日所派錢數與今日所用錢數一一相同乘此杜絕衙門多取以防嫌弊隨照各花名所減錢數各舖寫長單一張徧示大小人民臣又喚集五城原呈父老諸人到院問云徵錢僱募一節應否舉行各對云但得官府徵錢僱募則衙門人役旣不得重科妄派且一切在

官事體俱是僱募總甲自行承當別無正身總甲名色民間何等安靜當此之際卽使比照三十六年分私僱等項錢數編派身等亦自甘心况今蒙將三十六年分私僱錢數內家家戶戶查據餘錢盡行照減尚有何處不便於民懇乞早賜舉行等語臣於是乃喚集書算手到於公衙將各舖減錢長單照數填寫細戶由票分定日期

令各細戶到於都察院將由票親領完畢
遂於五月初一日各城御史會陳易蔣貴
傳宗臯王萬祚容大德相約開櫃各收夏
季銅錢小民各遵日期各照由票踴躍爭
先納錢如市絕無拖欠隨經該城御史給
發各甲夫工食等項種種支銷明立文案
用備稽查自後各季收錢支錢俱係一體
行事其每歲或有新增優免與事故之家

相爲伸縮或將房屋拆卸與新增之房相
爲伸縮中間一切查錢事情五城御史時
時會同嚴加覺察務須通融計算登時聲
說明白不得少容欺隱卽前原呈內所稱
人命貽害地方最苦一節已經嚴革夥詐
牽累捏詞代告各衙門諸弊臣猶設處於
三山門神策門鳳臺門外各建造檢驗廳
一所庶幾事有歸宿民間愈無騷擾云爲

照爲政固在於安民而安民莫要於除害
先年兵部都察院所定簡可照繁冊并地
方夫差冊向雖遵奉通行俱屬兵馬衙門
人役私派私僱况又地方人民寬廣縱有
飛差賣放連累正身等害其何能除乃今
額徵房錢在官僱募併人命不許夥詐頓
使前害一朝革去則旣可以下慰通都仰
望素心而先年都察院移咨南京都察院
轉行五城御史將召募事宜再行議處停
當具題公案從此可以歸結矣緣係地
方總甲未經官僱積害多年懇乞比例條
編徵錢募役以甦軍民重困以衙門未
完事理理合據實具題庶便遵奉刊刻
書冊歲查收支登報循環永遠舉行爲此
具本專差千戶朱世科齎捧謹具題
知隨於萬曆三十八年八月二十四日奉

聖旨是該部院知道欽此於本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准兵部咨前事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南京都察院署院事右僉都御史丁 題前事等因奉

聖旨是該部院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部擬合就行爲此合咨前去煩爲查照 欽依內事理欽遵施行等因備咨到院又於萬曆三十九年正月十二日准

都察院咨亦同前事據掌河南道監察御史湯兆京呈奉都察院判該刑科抄出南京都察院署院事右僉都御史丁 奏稱

前事

云云等因奉

聖旨是該部院知道欽此欽遵判送到道查看得所議南京都城僱募總甲火夫乞要比例編派徵錢僱募等項緣由實爲革弊甦民至計旣經奉有 明旨相應移咨

南京都察院劄行五城御史并通行各該衙門一體遵奉施行等因到院據此擬合就行爲此合咨前去煩爲查照轉行五城御史一體遵奉施行等因各咨到院爲照前後兵部都察院來咨俱係欽依事理相應查照施行合就移文會同南京兵部一併刊刻書冊以便一體遵守須至書冊者

詩學雜言

詩學雜言如臯冒伯麇所著余閱一過寫八字于上云嚴于論古恕于取今伯麇不以余言爲非

詠曉

澹園先生幼年游天台宿一小菴老僧云小徒在書館少刻當來奉陪及歸乃十四五歲僧也問其所習云學詠詩今日題是

詠曉有句云殘星雜火明先生亟賞之惜
失記僧之名

林香斷續聞

謝瓊州曾以游城南詩請教澹園先生先
生亟稱其林香斷續聞之句謝曰詩僅一
句佳乎不知一句能令萬古傳何必多乎

蠅聚一羶

鳳洲公同詹東圖在瓦官寺中鳳洲公偶
云新安賈人見蘇州文人如蠅聚一羶東
圖曰蘇州文人見新安賈人亦如蠅聚一
羶鳳洲公笑而不荅

中峰語錄

余習靜天界萬松庵借中峰語錄閱之雲
松雲溪二衲子問此語錄如何余曰言語
文字僧也雲溪因云昔有游僧過中峰墳
曰此言語文字僧也墳上遂放出三昧火

來游僧曰老僧嗔心猶在三昧火遂息余
曰請中峰放三昧火看兩衲子殊笑余言
蜂窠蟻穴
王鳳洲公常過三山街承恩寺拜客因曰
此寺乃蜂窠蟻穴

白馬傳粉

張汝璧出必乘轎又牽一白馬隨之養馬
者每月工銀陸錢每日用藥煮一猪吐雜
草豆喂之令其臙滿傳粉四兩令其色澤
一馬之費尚如此

倒念經文

大宗伯趙大周公過天界寺半峰庵談禪
偶倒念金剛經文僧官興善從傍証之曰
老爺倒念經文了半峰果斌斥興善曰金
剛經道理圓融通透順說也是倒說也是
老爺不錯興善錯了覺大周公喜果斌之

說

憨山

報恩寺德清號憨山在勞山建海印寺說
法按院某公訪之因問阿育王割肉不知
痛不痛憨山曰孔夫子絕糧不知飢不飢
按院殊喜其對但此問答乃是閒話與心
性無關

釘牛將軍額

武孟江春元宅隣牛將軍廟長子十三歲
入廟遊戲以釘釘神額歸家頭痛難忍服
藥不効丫頭以釘釘神額事告主母孟江祭
于廟拔其釘亦無抹子之死也

魚羹免盜

曹老住下浮橋曾泊舟黃石磯買魚煮羹
魚大羹多偶主僕不能食見隣舟有欲羹
之色盡送食之五更時食羹人拍曹船曰

勿早開勿早開少刻半江中已打人喊叫
矣食羹者盜船也曹老遂免于盜焉

高士傳

大司馬吳堯山過天界寺看族姪吳運嘉
見几上高士傳一冊掀髯笑曰丈夫生世
當立功名做事業何必以孑然爲高乎運
意甚愧其言不知運嘉所愧者何也

莫愁湖怪

滕慕江余姻也幼年極有膽力讀書莫愁
湖夜深業已就枕見月色如晝推牕玩月
一怪突入牕中其白如雪捉慕江慕江與
之鬪覺力倦大叫一聲驚醒僕人怪遂投
湖去從此習儒不成習武不成蓋怪不宜
見也

脣生肉鬚

武定橋東李大富而極鄙各脣生肉鬚一

尺長痛不可忍外科或云用刀或云用藥
隣有金先生曰我能治須講定謝金方醫
衆親友講以十兩酬謝金用末藥一匕爐
中燒烟熏之卽落去一寸袖手索謝李先
付一兩五日已好及請完前約乃堅不與
矣金笑曰逆知其然也明年必發卽百金
不用藥後果發遂死焉此成化年間事鄭
敬齋談

八尺蟲

朱肇能着圍棋生一女腹多蟲偶在何矩
所坐談及一醫云食榧子當愈果食榧子
下一蟲曝乾尚有八尺長

解如字

土街口毛華泉閻佗頭授其術坐化于其
家每令人講解如字卽傳其術

毛玄玄

毛玄玄能養陽乃速死之術今八十九歲
偶然也非術也七年前兩耳已不聰矣

修塔化米疏

修報恩寺寶塔者雪浪弘恩也慫慂以助
之者欽義有功焉往北京化

太皇太后聖母李娘娘銀一千兩又化米
百石王百穀作化米疏云義公人中龍象
出家便治遠游裝水上鳧鷖到處不謀常

住食牛山掛搭鴈蕩經行龍門寺裡一枝
藤龜背石邊三尺雪東林西苑只同野鶴
翱翔南越北燕總逐閒雲來去今將返長
干舊刹助寶塔良緣恒河沙聚作須彌那
堪果腹宰堵波高懸兜率豈可充飢瓢中
惟有赤城霞衲上尚餘滄海月莫道徑山
和尚不赴來日之齋且爲湛懷阿師共出
長生之米不論米多米少衆人都作一人

心但願年去年來後日卽同今日事免得
山僧常托鉢何勞長者屢供餐無田却似
有田福德田還歸檀越不耕亦且不種菩
提種奉勸善人謹疏

龍鱗香

郭次甫寓報恩寺徐府庵庵有大栝樹余
取皮焚之郭曰此龍鱗香也三字甚雅却
被次甫拈出

射蛇墜馬

新江口營李把總家有大蛇出游因選營
軍善弩者兩人俟其出兩弩齊發中蛇死
李在營操練同時墜馬亦死異矣哉

月移因過

王文卿父貢士叔舉人乃名家子父死失
學偶飲邢太史宅行酒令要一物要詩句
令云醃魚花影上欄干以醃魚爲月移舉

坐大笑曰此令甚難罰酒可也太史曰是不難舉杯云鸚哥竹院逢僧話以鸚哥爲因過舉坐亦大笑曰妙絕此事談之莫不捧腹但王君俠氣翩翩親朋皆稱好人未可以不識字少之

茶坊

萬曆癸丑年新都人開一茶坊于鈔庫街此從來未有之事今開者數處

造檢驗廳呈

大中丞丁公祖造檢驗廳三處於城外最是仁政從居民之公舉也五城居民李自新等呈爲懇乞蓋造檢驗廳房杜嚇詐以免擾害事五城地方總甲近蒙 仁臺條編納錢募夫應役士民鼓舞歡聲載道切有闖毆溢溺等項人命向在死所檢驗以致無干惡少黨結多人混稱親族將屍蜂

擁或塞其門或停於室不論真假逼勒重價買材強自主張了事稍不遂意乘機打搶唆撥輿詞已爲硬証其被誣之家日後縱得辯明其家已破及至相驗又要總甲出辦公座圍屏糟炭等項件作洗手常例如遇批縣復檢仍搭蘆蓬結彩種種牽累不能盡訴今幸新政大舉乞於各門外擇其空閑官地臨近土工處所蓋造廳房三

所如遇前項人命卽時擡往彼處聽候檢驗如此不惟杜無賴輕生之念亦可以絕棍惡局騙之源其廳仍立土工看守議給工食實爲千載盛事矣有此激切連名上呈

學田減租

府尹邵公置有學田五百一十畝坐落上元縣盡節丹陽二鄉每年租銀六十二兩

久被汪崇學汪崇孝霸占包租以六十餘兩減至十五兩又以官銀修築圩埂俱至大河旱潦無憂腴田改作荒地糧飛一邑積弊已久牢不可破山人汪徽之首告可謂義舉

建文當祀

向舉人德象會試時曾草一疏論建文事通政止之竟未上近日監生莊若華閩人

也久住金陵遂與江寧石氏結姻若華刻一信心草論建文帝當祀以存統體反復千餘言乃草茅忠藎海內士人爲此議者殊多不足異也石氏因小嫌揭若華爲妖書何其悖哉

畫社

少岡王文耀善畫乃利家之出色者且好事多收宋元名筆因結一畫社于秦淮邀

而入社者皆名流王君旣捐館舍此事遂廢惜無有繼之者

畫社題咏

諸君子偶結詩畫社邀余共集其在詩社者別有標題屬畫社者余得畫片若干每用展玩景異情殊如分途紀游名勝並賞不容釋然爰就所圖悉爲題賦亦以識一時之興云若次第先後因畫

成遲速非爲軒輊也姚履旋

胡長白 倒景重冥開飛流巨巖坼白雲
浮山根玄霧隱泉脉太灝氣吞吐幽荒樹
遮隔疇能託遠想惟是胡長白

歐陽惟功 惟功一硯墨如雲五色藏淨
几揮霜毫意氣多飛揚晴巒分遠近踈樹
着低昂試聽懸泉落還疑險馬當

王延卿 延卿做叔明層巒類赤城雲蒙

叢樹合洞嵌碧雲鳴野逕開仙跡長蘿繫
隱情遠峰標影處鸞鶴此中迎

袁又玄 又玄石骨清冷冷漱寒澗蒼松
舞潛虬赤梁列危棧水飛千嶺來舟難兩
崖辨飄然游此境吾身有何患

俞孟顯 孟顯片山開長林綴綠苔觀魚
人背立似虎石橫崖野洞成潭水清風隱
樹雷徘徊瞻矚處疑向剡溪來

魏考叔 紙角畫蘆洲葉響風颼颼一罾
隨浪起兩岸泊天浮遠樹石梁亘踈籬早
屋留魏髯得魚意沽酒醉溪頭

王民隱 民隱富丘壑凝神寫幽宵雜樹
排葱蒨層山逶縈繞矗天秀竒峰綠水披
綠篠兩叟訪巖棲似欲躋雲表

湛懷僧 義公抱清癖愛學倪迂叟玉片
結山巔瑤枝變溪柳境淨心自遐天朗興

無偶長嘯振林薄玄風古應有

魏和叔 和叔喜探奇長江小艇移塔標

山路頂岸接野田湄樹落紅英水樓高綠

竹籬欣逢石凹裡藜杖款門時

程仲英 仲英來新安筆搖風雨寒孤亭

對修嶺亂石激鳴湍鐵幹林凋葉沙坡水

漫灘擬窮天際景策杖苦噴吮

王潛之 潛之元鎮品清風對景設筆硯

洵精良岩壑轉幽絕雲盪石光浮樹遮谿

徑截家藏古名幃杭志邁先哲

王士英 偉哉王士英雪壁峭寒生遠徑

羅瓊樹空山絕鳥聲袁安門已塞東郭履

猶行更是長江外初暘積素明

齊翰之 翰之懷秀色落筆顯晴暉散澗

穿山曲喬松薄翠微江牽游興遠雲惹逸

情飛舵尾溪童睡垂竿待月歸

孫燕貽 燕貽不師古禿筆寫山頭茅屋
松針暗籬根菜甲腴白雲隨澗落翠岫隔
江幽筇杖來游者東陵舊日侯

謝茂昌 謝老多才藝曾雕白玉匣空江
醉涼月夜燭較殘棋花鳥情偏愜山川景
更奇相逢石梁上款語徹移時

胡昌昱 翠色上林臯晴光秋興豪錦江
肥郭索瑤圃醉葡萄屋背丹楓結名隨綠

水逃靜觀 何必頌離騷

題芭蕉句

沈石田幼年游金陵寫芭蕉一幅與天界
寺主僧三十年後復游金陵又題詩于上
末兩句云白頭待我重題句誰謂芭蕉不
耐秋余曾在盛仲交蒼潤軒見之

六歲善對

雉山邢太史六歲時在蒙師館中以善對

稱偶工部一主政避雨入館問諸生有善對者乎蒙師以邢生荅之時邢穿紅布披風綠布夾襖主政公出對云小學生穿紅着綠內家裝外家裝邢卽云老大人衣紫腰金素富貴行富貴主政公亟稱之

科中雅謔

給諫東原金公賢西域人也科中每舉書語回字以相戲至云賢哉回也并及其名矣東原失偶新娶科中舉賀特令戲子搬演蔡伯喈唱到這回好箇風流婿之句合坐絕倒

夏曹紀事

兵部惟武選司不預錢糧三司歲入頗多往年任支銷無考武選鄭郎中因建議設總庫委一主事專管凡有支放俱說堂給劄方准發三司惡選司倡此論因議管庫

不得委選司主事載之職掌至今仍之亦可笑也

衛所襲替舍人舊例屬府衛分武選司移文該府勘結回照乃五府首領胥役故意遲延致悞咨送諸舍人苦之武選郎王宇始查照邦政題准事例說堂免行府勘結禁各衛不許申府一聽本司行衛查勘明白將府結部結類送該府磨對限五日內

粘照過部如結內字跡可疑該府止移文選司改正不許徑自駁查其或回文過限及違例行查府吏徑送法司究問諸舍人受德無窮矣

祖制各衛軍政官擇材受任故官名武選典名黃選非令循次而補也萬曆三十五年南武選馬郎中苦請托難絕更定新法止就本衛挨補不問人地不論當否至使

謫才司大屯大運大印以敗乃事而長才
往往置無用之地乃如興武鷹揚留守後
官員衆多聽用數十年不得補其他官少
衛分黜革未幾旋進管事衆論閔然不平
致四十二年南管屯御史陳玉輝疏叅下
兵部覆議南武選司始申明舊制更正職
事凡軍政員缺本衛有賢能官則以本衛
不衛無官或官未必賢則選別衛調補
務使人地相宜從此司官留心知人而軍
政亦稱得人矣

國初起運漕船皆造于南京龍江關提舉
司永樂年間省直糧米民運至淮派撥軍
船因改建清江廠於淮安宣德間各省糧
俱改本地交兌船亦撤回團造惟南京軍
船不過江止寄泊瓜儀二壩江南糧米仍
民船裝至壩交卸故船仍在淮成造至萬

曆元年改瓜洲壩爲通江閘南京軍船徑
過江直抵水次領兌漕運都御史王廷瞻
題請工部覆議遂將南京各衛運船復歸
龍江廠修造緣各衛軍住南京費出南部
木由南關抽分以便就便故費省而船堅
二十八年淮廠匠作鑽謀運總條議改歸
清江廠木價旣多且匠作不堅板薄釘稀
不久輒壞兼以軍士守候經年運官監督

不便而空船回塢看護尤難南科祝世祿
隨疏其苦下部未覆邇年丁甲疲累日甚
萬曆四十三年南大司馬黃鍾梅公乃上
疏請復歸龍江廠聽南工部自造此誠甦
軍救運之急務乃命下工部竟置不覆衆
所稱便而廟堂之上若不與之便所未解
也

年來運務廢壞極矣船缺甲疲苦累運官

降革監禁破家亡身者相望不絕每遇選
用卽赴湯火不啻畏也萬曆四十三年武
選郎王宇議將各衛船甲酌量丁力通勻
增減以救之蓋諸衛運船不齊有多踰百
六十隻者有少不及二十隻者向原隨丁
力而派日後人戶消長衛事變更昔繁今
簡者雖增之不病其厲昔殷今乏者非減
之莫甦其困矣况增者僅數隻而減者聞
至數十隻酌盈濟虛實急救運困第一議
大司馬黃公慨然舉行乃移咨漕撫值人
言杜門遂高閣置之抑亦運衛之不幸也
窮則變變則通以俟後之賢者

南京屬府衛所官最苦者莫如夜巡差緣
京都裏十三門每夜設長巡鎮撫二員點
閘門軍一員在鼓樓守發令牌每門短巡
官二員每員帶軍十名赴鼓樓領令牌往

門上撞鎖次早起中府經歷司回話五府屬五班更番共用夜巡官一百三十員食糧正軍一千三百名後因留都缺伍掣去正軍將各衛餘丁充役餘丁差繁人少俱責各官催募且非止供前差該府挑運柴米及勢豪婚喪借用日不暇給各官賠累不堪皆寧願辭任不願管事萬曆四十三年大司馬黃公准武選職方二司條議將夜巡軍減去其半驗定六百五十名每名月給口糧三斗凡勢豪婚喪借用一切禁止每官遇上直五日量給油燭五分以恤之而苦累庶乎其少甦也

定柴米價

戊申年大水城中可以撐舟一時柴米湧貴幸操院丁公祖定畫一之令令五城兵馬曉諭巡視不許高價病民差官外府買

米官賣必窶人三升五升一斗二斗方賣
又親出稽察散餅給錢以濟老稚輩此又
私家之財也遭水患者全活甚衆仁人之
政其利普哉台山葉相公云丁老先生是
箇當家婆殆非戲語

水瘡

戊申之水乃二百餘年創見之變人足浸
水中數日卽皮破生瘡痛不可忍一法取
水荆條煎水浴之立愈

造橋

城內外橋皆太祖時所造二百餘年非
缺陷則崩壞矣大司空丁公視其可修者
修之當造者造之且製度整齊令人瞻視
一新有太平豐富之象

定時爐

嚴大號蓬壺原富家子幼年從全真流落

江湖二十餘年及歸已無家矣方外學得
定時爐其製圓三足高可八寸餘徑六寸
餘鑄銅爲之蓋與口平上列十二時字一
時兩眼腹中有管出于眼外一管上五刻
一管下五刻以烟出定時腹內有機巧燒
末香此爐列于書室殊文雅嚴君余之隣
人後又游方去

黃復初

黃復初巧人也身不滿四尺面自如鬼聲
音不揚能鑄自鳴鐘製木牛流馬與木人
捧茶木喇叭夜吠好事者多館穀之久寓
南京無所遇一兵部先生薦之軍門不知
其所終

識馬

火倫回回人善識馬大司馬韓公陝西人
長公子將歸恐火牌擾驛自備一騎去命

火倫買馬甚瘦韓公不悅倫曰相馬失之
瘦相士失之貧此馬力量稍亞千里遇急
事一見鞭影雖數騎不能追也長公子途
中遇非人得脫寫書與父云火倫今之九
方歎也大司馬賞倫銀一兩

